



- 海島漁港漁村
“海貓”神出鬼
沒……
- 水警敵特漁霸
整日失魂落魄
……
- 情節扣人心弦
- 內容催人淚下
- 語言樸實無華
- 地方特色濃厚

碧血小島

奇山 ● 上海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陆宗寅
封面装帧 扬德鸿

碧血小岛

奇山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54号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海门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1.5 插页2 字数246,000

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9,000

ISBN7-208-00900-7/I·10

定价 3.75 元

目 录

[1]	一	急情飞报
[15]	二	渔行斗恶
[28]	三	夜半访监
[41]	四	海兰遭玷
[53]	五	灵庵问谿
[66]	六	舞厅风波
[77]	七	浦江遇旧
[88]	八	真假难辨
[101]	九	线断沪城
[117]	十	起事灵霄
[130]	十一	风水山头
[140]	十二	失陷敌岛
[152]	十三	情牵一线
[163]	十四	智闯县城
[176]	十五	海上较量

-
- | | | |
|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|
| [188] | 十六 | 月 季 被 捕 |
| [201] | 十七 | 夜 袭 西 十 |
| [213] | 十八 | 误 中 奸 计 |
| [226] | 十九 | 狭 路 相 逢 |
| [240] | 二十 | 渡 口 脱 险 |
| [250] | 二十一 | 秘 室 擒 王 |
| [260] | 二十二 | 长 青 反 水 |
| [271] | 二十三 | 血 染 滩 涂 |
| [282] | 二十四 | 巧 渡 海 道 |
| [289] | 二十五 | 命 断 港 湾 |
| [300] | 二十六 | 曲 结 金 兰 |
| [313] | 二十七 | 魂 系 小 岛 |
| [327] | 二十八 | 天 坤 回 马 |
| [339] | 二十九 | 枪 逼 当 胸 |
| [351] | 三十 | 海 猫 得 手 |
| [364] | 后 记 | |

急情飞报

春末夏初。

石家大院外，地里的麦子吐出了新穗；坡上的枇杷树挂着一串串沉甸甸的枇杷，果皮泛着淡淡的青；地埂上一些不知名的花和草儿，结着嫩嫩的绿果。最显人眼的还是那满山坡的杜鹃花，象火般地烧开，一片又一片，一层又一层。晨曦下，那大小不一的露珠，晶莹透亮，停在一切它能停的地方，闪出带彩的光环，使绿的变得更绿，青的变得更青，红的变得更红，令人赏心悦目。

蓦然间，只听“嗖——噗——”的一声微响，一支柳叶钢镖飞进石家大院，直插廊柱正中。

正在庭院里拉架练功的象山外海水警察大队机要秘书石建勋，受惊一愣。他收住架势，双眉紧锁，习惯地摸了把下颚，奇怪！大清早里，是谁放的镖？他紧步跨出院门，机警地四下察看，并不见放镖的人。他怀着满腹的纳闷，返身回院，一把拔下钢镖，只见镖上有两行墨汁未干的字：

石兄：

县上已来人捕你，望兄速避，刻不可缓。

你的朋友

民国卅七年即日

石建勋心头一怔：难道线上出事了？可又出在哪个地段呢？是上海、宁波，还是象山？事关重大，他那国字脸上深沉的双眼充满着琐思。

今天，他依约等候组织派人来接头，商定海上交接武器弹药事宜。不想，来人未到，接收弹药人员没落实，却收到了这不知来历的极急情报。是走，是留？他一时里拿不定主意。他搓动着下颚，沉思起来。觉得事不怕一万，只怕有个万一。还是作好应急准备为上策，即刻去石浦兴隆渔行，向代号为“海猫”的行动队特派员和其它几位同志报警，以防不测。

他迅速穿好警服，急向院外走。刚出院门，却见不远处的麦地里跳出一个壮实的矮个来。此人姓郭，名老七，是灵霄乡自卫队的一名班长，人称“赖皮”。此时，这赖皮来作什么？事处危急，偏偏撞上这么个煞星，倒霉！石建勋装着没看见的样子，只顾继续朝前走去。

不料，老七跳到石建勋面前，皮笑肉不笑地抱拳于当胸，说：

“石少爷，久闻你大名，有一手擒拿的好本事，听说还是从海洋学堂里学来的，又去南京警校深造过一年多。因你常年在外，难得相逢，如今回来，真是天赐良机。我老七请你赐教了！”

石建勋心急如火燎，那有闲心思，但只得忍着性子，谦和地说：

“老七，莫听人乱嚼舌头，我根本不会什么拳脚，谈不上什么赐教不赐教。待有空，一定请你教几手。后会了。”说完侧身欲走。

老七张开双臂一拦：“石少爷，玩玩何妨。来来来，机会难得，领教了。”他边说边挥拳直冲石建勋。

石建勋并不理会，说是有公务在身，连连后退。谁知老七不肯歇手。原来，他是奉命而来的，目的就是要缠住石建勋，不让他走脱。

刚才，警察局长励天坤给他老子凌霄乡乡长励汝良打了个电话，说石建勋有共党嫌疑，县上已派人前来拘捕，然后再去石浦拘捕那个所谓兴隆渔行的老板。让老子设法缠住石建勋，务必不让他走脱，以防后患。老七听了这消息，一拍胸说：

“励老爷，让我带几个兄弟去，把姓石的先抓起来不就是了，还去监视作什么？”

励汝良把一只包金水烟筒吸得“咕噜噜，咕噜噜”直响，脸拉得更长了。然后，微张着嘴，象个“○”字，喷出一口烟来，说：

“你懂什么！古人云，兔子不吃窝边草。这石建勋是本乡本村人，我怎可出面去捉他。何况，石家有些根底，他伯父在南京总参谋部就职，他自己又是外海水警的机要秘书。乡自卫队的人怎好去捉他？老七，你听着，只要把他看住就是了。”

老七“嗯”了一声，说方便得很，由他多带几个兄弟，把石家院子围住，保证不让其走脱。励汝良一听，大骂其笨蛋。只准老七一人独去，以免引起石建勋的怀疑，打草惊蛇。于是老七便独自来到石家，半道上，他碰上了乡自卫队的队副励天福。天福问老七作什么去，老七如实地说了。励天福关照他，一定要依乡长说的去做，切不可轻举妄动。

老七得意地来到石家大院外，钻进一块麦地里，暗中窥视。他本以为这差使轻松得很，想不到，人在麦地里还没站稳，石建勋已经从院门走出，一时他不知如何是好，忙跳出来，慌称找石建勋比试武艺。话一出口，老七心里怕得了不得。因为，他的“三脚猫”武术是跟人胡乱学的，自知根本不是石建勋的对手，但事到如今，只得假戏真做，向石建勋动起拳脚来。

石建勋急于脱身，挡过几招便佯作败倒。老七见石建勋竟败在自己手下，倒有些得意起来，他心想，“哈，姓石的不过是一只纸糊的老虎，一戳便破。”

石建勋望着得意洋洋的老七，强忍着性子立起来，从袋里摸出一些钱塞给老七，说：

“老七兄，你看，我哪是你的对手？你赢了，这钱算我请客，后会了！”

老七将钱往口袋里一塞：“钱我当然要，这拳还得再来，三次为准嘛，还有两次呢——石少爷！”他边说，边拉开架势。

石建勋左劝右说，老七只是一个劲地耍起无赖脾气。石建勋强忍第二次佯败，老七还是不放过。

石建勋此时猜定老七来意不善，看来今天要走，只能是动真武了。他挡过几招，见老七长拳直进，便一个旱地拔葱，跳至一边，让过拳，闪至老七左侧，快速伸出左脚，踏住老七脚面，右手在老七颈背处猛使一掌，老七顿觉全身发麻，哪里还站立得住，“扑腾”一声，一个嘴啃泥，发出“喔唷”一声惨叫，下巴骨上鲜血淋淋，昏了过去。

老七这一声惨叫，引出了石建勋隔壁赵宝山的女儿赵月

季。她奔出院门，圆睁水灵的双眼，惊问：

“建勋哥，这赖皮老七怎么了？”她一边问，边替石建勋犯起愁来。她和石建勋从小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。建勋父母欲娶月季为媳，月季父母曾一口应允，只是石建勋心中另有所爱。执意不松口，始终把月季当作亲妹般看待。但，月季在心底里对建勋甚是爱慕，觉得他同别的警察不一样。此时，她惊恐地看着地上昏死着的老七，正想再问石建勋，石建勋忙摆摆手，说：

“月季，我要出去一段时间，若是你弟弟天亮下午来，切不可让他去找我。你告诉他，在我没给他消息前，不要轻举妄动。你千万记住。好了，你快离开吧。”

赵月季觉得石建勋的话象是要远去他乡前的离别嘱咐，心里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，便说：

“建勋哥，你放心，我会对阿弟说的，你，你自己要当心，我，我……”她红着脸，浅浅的酒窝一闪一闪，她真想说出一句内心的情爱之言，但，一到嘴边又变成了：“我说你，建勋哥，自己要当心。”这边石建勋急得要冒烟，催她快进院，她却象是失了魂般地重复着那句话，石建勋只得推着她进了家院，然后拉拢竹门，又整了整衣帽，大步地走了。

谁又料到，石建勋没走出自家院墙的拐角处，迎面来了两名警察。他心想，果真来了，看来这柳叶镖所传的消息是准确的。此时，警察已经走到石建勋身边，问：

“你是石秘书吗？”

石建勋淡淡地一笑，心里想，既然不认得我，何不骗他一下，一走了之。于是说：

“哈，我哪是石秘书，是奉命找石秘书报告要事呢！”

两名警察用疑惑的目光，上下打量了石建勋一番。问石建勋哪里去了。石建勋道：他去赌场赌钱了，我也正要去找。两名警察见石建勋若有其事地这般说，也不敢贸然，点点头让过了石建勋。

这时，地上躺着的老七嗯嗯啊啊地醒来，一看身边空无一人，吓了一跳，“倒霉了！若叫这姓石的跑掉，我饭碗岂不要敲碎？”正犯愁间，猛听得拐角处有人说话，便跌跌撞撞地冲过去。他见两名警察正在疑疑惑惑中让过石建勋。老七即放命地喊：“他就是石建勋，莫让他溜了。”谁知一张嘴，只觉下巴一阵刺心的痛，并没有喊出一点声音来，这才发现自己的下巴骨脱了位。

石建勋听到背后传来嗯嗯啊啊的声音，回头望去，见是老七托着下巴跌跌撞撞地跑来。知道他的下巴脱了位，便从容地从警察的身边穿过。

老七知道若让石建勋从自己眼皮底下走脱，那罪责可担当不起。他硬忍着痛赶到警察身边，一手托着下巴，一手在空中指划着，嘴里只能“啊啊”地哼。警察被弄得莫名其妙。便斥说：“笨蛋，你说不出，就不会写？”

老七这才大悟，用手指在地上划出几个歪斜的字——

他，石建勋。

两警察一见，恍然大悟，立即拔出手枪，朝天鸣枪，一边喊：“前边截住，他就是石建勋。”一边在后面紧追。

一听这喊声，石建勋断定前边暗处还有警察，要走脱是困难了，若是跑，反倒让敌人认为是心虚，于是，他便泰然地转回身。这时，果然从身后的墙角里又走出两名持枪的警察。石建勋一面沉着地往回走，一面想，眼下最要紧的是得

有人去石浦“渔行”报信。但有谁可以去呢？左思右想，他觉得唯一有可能去的只有月季了，但又苦于无法当面告诉她这个意图……他一边又得对付警察，说：

“对了，四位，我便是石建勋。”

警察在石建勋四周站开，其中一个为首的说：

“原来就是你。——石兄，你这样太不友好了。”

石建勋目光一闪，狡黠地说：“不瞒四位，你们哪里知道，早上我连输了几千，现在要去赌场翻本，叫你们这一搅，肯定还得输。几位前来，不知有何贵干！有话请快说，我还要急着去翻本呢？”他拍了拍衣袋，边说边往回走。

“没有什么难的事，只要请石兄带我们去石浦一趟，让我们与你那位作渔行老板的朋友碰个面，便没事了。”

石建勋这时已经走到了赵月季家的院外，他猜定月季这个时候准在院里，便故意放开嗓门，愤愤不平地说：

“岂有此理！要我引见一个朋友，竟然持枪而来，还鸣枪以告，告诉你，本少爷没那么耐心，任你们摆布，把我当什么人，要找渔行老板，你们自己去，我没空！”

为首的警察掂掂手中的枪，说：“石兄，你是个明白人，我们也是奉励局长之命而来，找你绝非儿戏。你那位朋友，实系共党，你也解脱不了共党嫌疑。局长说，若是石兄深明大义，不失身份，精诚合作，那就没你的事了。”

石建勋听了心里大吃一惊：组织上真的出事了！眼前是危在旦夕。但，他无法知道究竟事出何方。

原来，年初蒋介石电令浙江军警，务必在半年内肃清浙南土共。因此，敌人以割断浙南土共和上海共党之间的地下海上交通线为第一步，在象山专门设立一外海水警大队，并将

大队基地设在前沿一小岛上。敌小岛基地尚未建成，已给海上交通线带来惨重损失，有五次从上海运往浙南的枪支弹药被劫，三十多人被关押小岛做劳工，其中几个女的遭敌非人的折磨。两个月前，组织上决定在象山成立“海猫”行动队，并派来一个特派员。这个特派员以在石浦开渔行作掩护，目的是彻底摧毁敌小岛基地，营救被押同志，重新沟通海上的地下交通线。不想，新赴宁波工作的地下党负责人被捕，暗中叛变，还向敌人供出了这个特派员。象山国民党警察局长励天坤得到指令后，即派了这四个警察前去拘捕，但因不认识这个特派员，便企图让这四个警察先利用石建勋前去诱捕，然后，将石建勋一并捕获。却说石建勋今天要等的来人，也正是为运送给“海猫”行动队的武器而来。想不到情况骤变，可他此时哪里能知其中的原委呢？石建勋思忖着如何使人去石浦报信解危。于是他站在赵家院墙外，故意装作惊讶，大声地说：

“什么，我那朋友，石浦‘兴隆’渔行老板会是共党分子？”他有一种预感，院内的月季一定会听到自己的话，他也深信月季能听懂自己话音中包含的另一层用意——是故意说给她听的。因此，接着又说，“那么他手下的伙计，也是共党无疑啰！”

院内的赵月季确已听得一清二楚。她刚才听到枪响，心里早已担心得了不得，怕打着了石建勋，故而泪流满面，现在听到他的声音，不由一喜，但又大吃一惊：“什么，渔行老板是共产党，那我阿弟天亮和建勋哥也是啰，警察要去抓，这该如何办才好！”她屏住气，侧身细听：

“那渔行老板是共党分子，可靠吗？”

“错不了，石兄，说穿了吧，励局长说了，这亦是考验你的机会，就看你了，你是去还是不去？”

“四位，恕我直言。我身为警官，捉共党理所当然，你们怎可如此信不过我，还风风扬扬，鸣枪以告，倒不怕惹人注目，走漏风声，被旁人得知去石浦报信，让共党走脱了！”

月季听了一怔，“报信？”对，这是建勋哥说给我听的，要我去石浦报信！她觉得这是石建勋对自己的信任，胆量也顿时里变大了，急把原由告诉她母亲。她母亲一惊，定定神，走到院中，放大嗓门说：

“小季，快去告诉你阿弟天亮，哥病了让他马上回家！”

“妈，我晓得了，我马上去叫阿弟，叫阿哥再熬些时间，放心好了，我一定叫来！”月季也大着嗓门说。

院外的石建勋听得明白，那焦急的心情顿时减去了一半。

一旁的警察也不容石建勋多辩，说是既然你石兄深明大义，愿意合作，请即去石浦走一趟。事成之后，定当为石兄报功请赏。

石建勋想，月季适才起身赴石浦，得拖些时间，让她有个回旋余地。便对警察说，时已近中午，去石浦有三十多里路，不如吃些东西后再走。为首警察不允，石建勋说：“这就有些看不起我了，况且我家还有一坛陈年绍兴酒，还是吃些的好，免得饿着肚皮。那捉共党的事包在我身上好了。”

为首警察一听石建勋已经应允，又有陈年绍兴酒，嘴角里流起口水，便说“也好，只是要快些。”

石建勋领四名警察来到家中，即吩咐烧菜上酒。不一会，酒菜端上，开席痛饮。吃到一半，为首警察一想，酒醉误事，少吃为妙，提议当即就走。石建勋一拍胸脯说：

“兄弟，你怎么这样不讲义气，看不起我还怎地？象山人有句老话：‘小菜不好，酒要喝足，饭要吃饱’，怎可吃到一半就走？要是信不过我，嫌我有诈，那四位兄弟请便吧，我也不去石浦了，你们去捉你们的共党，我喝我的绍兴酒，要是还不相信我。”他说着，把筷子朝桌上一拍，伸出双手：“四位，铐上我，你们再吃，这可放心了吧，要是怕我家是江湖里做人肉包子的黑店，酒里有蒙药，那……”。

“哪里哪里！”另三个正吃兴头上，并不想走，因此，连忙打圆场说：“我们队副怕误正事，给石兄带来诸多不便，有你这保证，我们就放心了，吃、吃……”

为首的警察嘴上不说了，但内心对石建勋仍存极大的戒备，酒一喝完，即催起身。石建勋暗自估计，此时月季少说也已走出五里开外，便顺水推舟地说：“快走！”

行了约摸十五分钟，石建勋猛地想起一桩至关生死的事，心里连说“不好，不好”。他想起了家院院墙上的那盆月季花未曾端下，那是接头用的讯号。而家院已在乡自卫队的监视控制之中，若上级此刻来人就糟了，即使上头不可能来人，自己原先约的程海豹和其他几人上午也是必来的，岂不要自投罗网了吗？不能啊，自己万不可就此离去！可是，眼下自己已被夹在中间行走，想什么办法才能返回呢？他私下里想着，一面借口小便立下，可是片刻之中依然未曾想出个法子来。他好似觉得程海豹他们正一步步地朝敌人张着的网里走去。程海豹是象山境内数一数二的船老大，明在

航船公司谋职，暗是地下党的海上交通员。

石建勋此刻心如火燎，多走一步，险情增加一份。他猛然站住不走，说：

“四位，我穿的是皮鞋，走长路实在吃不消，得回去换双鞋，有劳四位一同返回，好在路不远。”

四名警察哪里肯允，两前两后警惕站着，软言逼迫石建勋继续上路，说是不不要两厢为难，误了正事，难以交待。石建勋再三要求，见对方毫无松动余地，心里打定主意，只能来硬的，否则拖延下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他见警察前后两排立着，正是动手的好时机，也不说话——

突然，他全身平地而起，活似“白鹤穿云”。四警察还在惊呆之中，只见石建勋身向后倒，使了“猿猴跌背”，人平躺空间时，两脚同时平蹬向前，若似“双龙出洞”，径直蹬向身前站立的两警察小腹上，只听两警察“喔唷”一声，双手抱着小腹，痛得抽肠挖肚般地弯腰蹲下身子，难以动弹。后面站着的两警察吃了一惊，见同伙被击，又见石建勋也已躺倒地上，便急忙一齐抢上去。他们哪里知道这正是石建勋使的猿功拳地躺攻杀之法，这招式看似败招，却暗伏杀机，招招相扣，出神入化，让人防不胜防，而倒躺地上则是此武术的首要一法。石建勋人虽躺地上，却眼观四面，耳听八方。他见两警察过来，早已倒卷双腿过头，两脚尖不偏不倚，点击两人当胸，势如“双雕啄食”，那两人当即被打得倒退了五六步，未及喊声“痛”字，“扑腾”一声跌坐地上，各自以手抚胸，痛得喘不过气，说不出话来，满脸憋得通红转紫。这边石建勋正顺势一个后滚翻，就地陡然立起，掸了掸衣裤，笑道：

“哼，四位，我要换双夹脚的鞋你们都不准，这就莫怪石某无理了！做人不能太绝了。抓共党便抓共党，为什么非要同我过不去。我还是外海水警大队的机要秘书，不是嫩豆腐，可以任你们摆布的。眼下，真对不起了，你们愿也好，不愿也好，有劳四位跟随我去换双鞋。”他说完转身便往回走。

四位警察心里既焦急，又恼恨！一是痛得无力与石建勋争斗，二是又不能开枪打他，只得各自捂着胸、抱着腹，忍痛跟在石建勋后边，枪口一刻也不敢离开石建勋。

石建勋回到家院，发现内外由乡自卫队暗中看管着。进院门时，已望见程海豹正快步走来，他的心被提到了喉头。自己被人盯着，又不能毫无顾忌地去端墙头上的那盆月季花。他几乎急出一身汗来，但仍镇静地从屋里拿出一双胶底鞋，坐在廊下换起鞋来。

却说程海豹已来到石家院外，望了眼院墙上的那盆月季花，便迈上台阶，嘴里已喊出一个“石”字，骤然见院墙上的月季花“砰”一声，连盆带花跌了下来，心里顿时一惊——什么？情况有变？

原来，石建勋换鞋时，看到一只鸡在身边觅食，便灵机一动，将鞋猛摔过去，一边喊道：“发瘟的畜牲，把鸡屎拉到我鞋上来了，打死杀了吃！”一边抄起一根竹杆，把鸡迫至墙边。

四个警察和院内的几个自卫队员还没弄清怎么回事，花盆已从墙上落下来了。只见石建勋将竹杆朝鸡打去，嘴里还在不停地骂着。

但是这边程海豹已经喊出“石”字，当他看到院内立着四

个持枪的警察。知道大势不好，正想往外退时，却被门外闪出的一个自卫队员捏住了手腕。程海豹手腕本比常人要来得粗实，只是一撮拳，一下将对方的手绷开。那自卫队员心里一愣，这黑炭头的手劲真大，急用双手去抓，一边问：“你找谁？是找石建勋吗？”

“我找石接骨先生，关你何事！”程海豹轻轻一拉手腕便从对方双手中脱出来。

院里的其它几位乡自卫队员一齐围拢来，要拖他去乡自卫队审问，可怎么也拖他不动。这边石建勋被四警察逼着带出大门，刚出门外，遇着励天福迎面而来，励天福装作不见，擦肩而过。石建勋更为程海豹捏把汗。他深知这励天福，为人处事精明干练、沉默少言，心里却极有主见，恐怕程海豹因此一时里难以走脱。不料，励天福上前向程海豹询问了几句，听说是找石建勋父亲去看病的，便当即将他打发走了。石建勋这才松了口气。

石建勋被看押着行去不远，只听得为首警察一声咳嗽，四人一齐涌上，将石建勋上了手铐，石建勋却泰然自若。他想，院墙上的信号花现已取下，赵月季必然已先到石浦报讯，特派员和其他同志定能安然脱身，天塌下来，大不了我一人顶着。

然而，他想错了。赵月季急于早点到石浦，特意抄近路赶，却被河道所阻，她又不会游泳，只得再绕道而行，走了不少冤枉路。她气喘吁吁地奔进渔行，在楼上找到特派员。特派员自知情急，抓了把香烟灰在脸上抹，又用乌贼墨在脸上胡乱点了几下，戴了顶破草帽，换了套破衣，拉着月季下楼。他们还未来得及出门，四个警察押着石建勋已经赶到，